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 
第四十一回 牛角山劉香妙遭擒 樹林中菊天華被戲

詩曰： 吾佛最慈悲，常存救濟懷。  
降生塵世上，聊作渡航船。

話說小劍客菊文龍同著雷鳴、陳亮、武定芳三人，由牛角山古廟中追趕劉香妙到一座小橋。劉香妙正待過橋逃走，忽見一位老翁，頭戴鴨尾巾，身穿藍箭袖袍，鵝黃英雄髻，面似晚霞，濃眉闊目，一部銀髯飄灑胸前，手扶拐杖，站立橋頭，攔住去路。劉香妙欺他年老，正擬一劍刺翻，奪路逃生，不料賊人還沒動手，那老翁躡身一躍，已躡至賊人背後，手起杖落，早把他打翻在地，上前一腳踏住，說道：「吾無處不覓到，你倒在這裡，吾兒動手。」說罷，就把賊人手中寶劍奪取下來，懸掛腰下，解下絲絛，把賊人緊緊捆縛。菊文龍在月光之下，早認得是他父親菊天華，忙上前拜見。雷鳴、武定芳、陳亮也過來施禮道：「吾等追趕賊人，正慮他腳程太快，拿他不住，幸虧老英雄阻他去路，把他打倒。」菊天華道：「吾見小兒一去不回，恐怕誤入小西天，遭那賊人毒手，故一路留心訪找。路過此地，隱隱聞橋西喊殺之聲。吾想這座牛角山，只有一個死山口，並無後路，彼此追逐，必從這座橋上經過。吾故站立於此不料就是你們三位同小兒與賊人廝鬥。」

菊文龍也將自己所做之事略述一遍，又說及九聖仙女李彩秋兩次救他，現在妙蓮庵同著廣寒仙子鄧素秋一塊兒居住的事。菊天華聽了點頭道：「這也難得。他既有恩於你，你不可無情於彼。但恐他楊花水性，過門之後，不服教訓，壞吾家聲，這倒也不可防，不可不慮的。」菊文龍一聽此話，自己暗想：吾早已與他在廟中設過重誓。今生斷不能負他。只是吾同他約的，是等將來能夠自主的時候，收他入房，作為次妻，現在本不必亟亟。但這句話是說不得的，倘然說出來，明像望他老人家死了，豈不要惹他動怒？菊文龍見兒子站在一旁默默無言，詫異道：「你為什麼呆呆著想呀？」文龍被問，又不好說出實話來，只得說道：「他是綠林凶徒的妹子，不是好人，即使過門之後，貞潔自持，也是不妥的。」

老英雄正要開言，忽見遠遠來一老尼，身穿白色道袍，年約八旬開外，從東飛奔前來。時天已大亮，紅日東升，約相離一箭之地，菊文龍早已認得是妙蓮庵的老尼妙修，疾忙過去問道：「老師傅，你清早奔跑，有何事故？」妙修因走了急路，氣喘不能出語，歇了長久，方說道：「自你昨夜去後，那九聖仙女李彩秋因孤身無靠，忽萌短見，解帶自縊，幸廣寒仙子鄧素秋同他一房居住，見了叫喊，吾忙去解救，用熱湯灌醒過來。吾想把你放在庵中，脫身遠去，倘他一尋死路，他三個哥哥都是兇惡之徒，那肯與吾善罷甘休，吾不要吃場人命官司麼？所以吾從半夜裡奔出庵來，各處找你，知道你去必不遠。方才西北風甚緊，吾在那邊山腳下，隱隱聞喊殺之聲，知道必有人在此廝殺，不料你也在，快些同吾回庵，把這個人安放別處地方去，吾年紀老了，擔不起這個風火。」菊文龍聞言，一時無可為計，自思：除了尼庵，只有家中可以安放，但父親素性嚴厲，那能容得此人？故但把兩隻眼睛望著他父親，不言不語。武定芳是心直口快的人，一時忍耐不住，即說道：「他既兩次救你的命，就是你的恩人了，你就應當立刻接到家中，成為夫婦，在被窩裡報報他的恩。何必孤孤零零怪可憐的，放他一個人在尼姑庵中呀？」菊文龍聞言，也不開口，只睜著眼，狠狠的望了他一眼。菊文龍道：「你方才走的時候，他同你什麼話說呀？」菊文龍道：「吾走的時候，他說在庵中靜候著吾，還是歡歡喜喜的，沒有一些悲慘之色，怎麼一刻兒工夫就會上吊？」菊天華道：「據你說來，其中定有別故，吾們把劉香妙抬著，回到庵中去瞅瞅看。」

說還未了，只聽雷鳴、陳亮在後邊嚷道：「賊人劉香妙，轉眼之間就不見了！」菊天華聞言，大吃一驚道：「這必有賊人暗中跟著，趁吾疏忽之際，把他解救去了。」說罷，即提著拐杖，躡往樹林中尋找去了。菊文龍恐林中有賊人埋伏，暗算他父親，也忙提著寶劍，趕跟進去，幫著菊天華一路尋找。約行半里之遙，並不見有賊人蹤跡，父子二人正擬穿出樹林，順著大路回去，忽見從東南來一窮和尚，頭戴破僧帽，身穿破袖，滿臉油泥，連嘴鼻眉眼都認他不齊，腳步歪斜，一路行來，口中唱：

「煩惱煩惱，都是自己尋到。衣豐食飽，清福享受到老，何苦多管閒鬧！」

唱罷，又瘋瘋癲癲，自言自語。菊氏父子不認識濟公，還道是小西天的黨羽哩！見他來得蹊蹺，小劍客即回身舉劍攔住他的去路道：「和尚慢走！」只見那和尚一返身，沒命飛跑，頭也不敢回顧。菊文龍見他如此慌張，愈加倍以為是賊了，就盡力的追趕；菊天華恐怕兒子有失，也忙隨後趕來。那知和尚腳程很快，追了四五里，總追不到。菊天華雖然武藝超群，究因年紀太大，氣力有限，已是趕得滿頭是汗，氣吁不止，止住腳步，對兒子菊文龍道：「這樣一個窮和尚，即使追到他，把他殺了，也是個無名小卒，何苦費卻自己許多氣力？不如回去，同著陳、雷、武三位到妙蓮庵瞅瞅九聖仙女李彩秋去罷。」

菊文龍也趕得有些兒費力了，聽到父親叫他回去，即回身跟著菊天華慢慢向西回來，焉知那和尚見他二人不趕，反在背後趕來。菊文龍聞草鞋踢達聲，回頭一望，相離不遠，即復返身趕逐；和尚見他追來，又回身逃跑。及菊文龍不趕了，他又從後趕來。如是者約有五六次，惹得菊文龍暴跳如雷，狠命趕去。看看將近，舉起寶劍，向和尚當頭劈下。和尚使分身法，嘴裡念道：「噯嘛呢叭迷吽。」用手一指，頃刻一個和尚變為三個，三個變為百個，百個變為千個，弄得滿路都是和尚，都是衣襟藍縷，滿面油泥，一式無二的形狀，竟分不出那個是真和尚，那個是假和尚。菊文龍一時性起，也不顧他是真是假，把寶劍亂砍。一霎時砍倒了有三四餘和尚，都是一樣裝束，一樣的嘴臉，躺在地下，有劈去半個頭兒，腦漿直迸的；有劈去半個肩頭，鮮血直流的；有砍去手腳的；有劈破胸腹的。被傷不一，都在草地上亂滾亂跳，亂叫亂嚷。菊文龍定睛一看，心中慘然，正擬拔步回去，告訴他父親，忽見菊天華從東首跑來，走至他面前，舉起拐杖就是一枝。菊文龍身體靈便，躡身躲過，暗暗詫異道：今天吾並沒差錯，父親何故忽欲打吾？忙叫道：「老爺子，孩兒沒罪！」言還未了，菊天華又是盡力的一杖打來。文龍又躲過了，自己一想：今天他大約瘋魔了，吾若只管在此不避他，倘一不留神，豈不要被他打死？三六策，走為上策，還是跑回去罷。想罷，即飛身向西狂奔。菊天華見了，也即隨後趕來。

趕過半里之遙，菊文龍抬頭一望，見前面又有一個菊天華，倚著拐杖，呆呆等著，見兒子走到臨近，高聲嚷道：「你被和尚打敗了嗎？他有多大本領，待吾來擋他，你盡管往後去罷。」菊文龍這才心中明白方才打他的，乃是和尚用法術幻化的假形。正欲回轉身來與和尚廝殺，和尚已經逃走，菊文龍大怒，罵道：「你這賊和尚，其實可惡！竟敢用妖術幻化吾父親形象，吾不殺你，誓不為人。」說罷，復提劍趕去。那和尚頭也不回，仍由原路往東飛奔。菊文龍趕至方才砍倒許多和尚的地方，只見那個和尚嘴裡又咕嚕咕嚕念了幾句咒語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忽然那些躺在地下的和尚，一個個跳起來，自己把腦袋擱下來，舉在手中，來打菊文龍。文龍見了，吃一大驚，說聲「不好！」回身就走。約走了有一箭之遙，對面真父親菊天華，也提著拐杖趕到。見菊文龍顏色改變，氣吁不止，一尋和尚，又不見蹤跡，問他是什麼一回事？菊文龍即把和尚擱頭擊打的情由，學說了一遍。菊天華勃然大怒道：「這個窮和尚，欺吾太甚，吾務必找到他，把他殺了，方泄吾胸中之氣。」說罷，提起拐杖，往前趕去。

趕得沒有多路，就見和尚坐在路旁樹林中一塊石上，在那裡打盹。菊天華一想：趁他睡著，上去一拐杖，就結果了他的性命，省得費力。主意算定，即輕移步，潛至和尚面前，舉起拐杖，就是一下。焉知打的並不是和尚，竟是一塊石頭，因用力太猛，兩臂麻木，虎口震開，一時疼痛難忍。正在懊喪的時候，忽聞對面林中哈哈笑聲，說道：「好痛呀！好痛呀！」菊天華回頭一看，正是窮和尚在那邊站著拍手大笑。一時羞憤交並，即顧不得自己疼痛，提了拐杖，連跳並躡，趕往那邊。及至趕到，一尋和尚，又不見了；四面一尋，仍是毫無影響。心中詫異，自言自語道：「方才明明見他坐在石上打盹的，怎麼一杖打了下去，就會變做石頭的？現在又明明見他立在這裡的，怎麼趕了過來，就會不見呢？如若是眼花，又不應聽見他笑聲，這明明是遇鬼了。」語還未畢，只聽東邊樹枝上笑說道：「青天白日，那裡是鬼呀！」菊天華昂頭一瞧，見和尚手扶樹枝，坐在樹頂上，就破口大罵道：「你這賊和尚

其實可惡，誓必結果你性命！」說罷，就狠命的趕過去。和尚見他來得切近，躡身一躍，兩腳落地，說道：「來！來！來！吾與你走上三合。」菊天華也不開口，舉起就打，焉知和尚身體伶俐，轉折靈便，菊天華總打不著他，他倒躡到後面去捏一把，跳到前邊去扭一下，沒有多少工夫，把菊天華扭捏了幾□下，累得菊天華渾身是汗，大嚷起來，和尚只是嘻嘻的笑個不止。菊天華一想：吾只管同他這樣廝鬥，萬萬鬥他不過；不如給他一袖箭，好叫他明槍好躲，暗器難防。想定主意，即喝聲道：「和尚且慢！」和尚笑道：「你不過想把袖箭射吾，好等吾冷不提防吃你一箭，是不是？」菊天華被他喝破，倒不敢射了。正在為難之際，忽見西面大路上有四五人飛的趕來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